

第三管制中隊憶往

· 王雲鴻 ·

民國四十三年年初，由「空軍防空學校」第六期防情班畢業同班一行四位，派往位在苗栗縣後龍鎮海邊的作戰司令部所屬「戰管聯隊第三中隊」服務。身分重新被編為「兵籍號碼：八二二一〇王雲鴻」的條狀名牌，報到的第二天，被服廠也派人到隊上量身裁製軍服，免得我們穿著鬆鬆垮垮、稀哩嘩啦不合身的服裝，辱沒軍儀。

中隊部在靠海邊木麻黃樹林與村民房舍的中間，剛新建不久，房舍由木板建成，有四人房住的兩大排行政辦公室、中山室、大餐廳、廚房、浴室、籃球場、水塔及倉庫等多處房舍。「雷達房」則在靠海的一側，距離隊部約有一百五十公尺左右，是一座平頂水泥、鋼筋建築。

記得初時我們使用的是「日式雷達」顯示器，器面直徑約十八公分，呈橘黃色，影像映現極弱，回撥接收不良。不久，新式美製雷達EPS-8運到，經過裝機及測試，效果非常良好，主顯示器器面直徑約三十公分，呈

現綠色，視覺非常舒適、且畫面清晰，回波接收也特別良好清楚；接收期間，新竹駐地的「美軍顧問團」也派顧問到部隊支援，後來大約是由於從新竹到後龍有一段距離、來往不便，顧問團就在隊部的西北方一百公尺遠處建造了一間房舍定居下來，不時調遣我們去參加雷達構造、使用及維護方面的知識課程。

偏僻的海濱沒有市區的娛樂場所，隊上每週六會派一輛大卡車載想去市區尋求娛樂的人員，在苗栗、新竹兩處輪流往返，滿足官兵賞鮮的感覺。司令部為慰勞我們的辛勞，也曾派請過一些「藝人」到隊上表演歌唱、雜耍，調劑枯燥單調的守視生活，有康華、康葳姊妹花；巧的是我在「照測團」服役時的機務主任竺翊漢，竟也當過「藝人」，表演過魔術，十分精彩，但他在之前卻未曾表演過。

在外埔三年的日子，領導部隊的隊長有三位，開創的第一任是「胡知原」，他原是駐防新竹「八大隊」的隊副，就近調任來監督工程建設的，

紫棠臉，言詞不多卻很照顧大家，當年一次我腹瀉得很厲害，他還親自到寢室來探視，海邊沒有醫療單位、要去後龍求診，十分不便，也因此後來上級就派了樊曦野醫師及梅姓的藥劑師到隊上駐點，以維護全隊的健康。

胡隊長的身世，當時作部屬的我並不知道，後來才由我叔父王蔚梧（作戰部指揮管制中心主任）的閒談中，得知他是留學法國，因熱愛飛行而在法國學習飛行的，抗戰時法國僑胞購置了一架「轟炸機」，他聘請法國軍人駕駛要飛回中國，可惜在印度加油時損傷，未能回到大後方，非常可惜，不然可是一件大事。他比敘應為航校八期，那架飛機他也出了不少錢（胡家是南京市富戶，胡知原在臺北曾捐了一幅名畫給故宮，後來去了美國洛杉磯，據新聞報導，當時他又捐了一幅），他不計金額而慷慨捐贈給國家的義舉，足見他的胸襟寬宏。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在空軍總司令部，那天他輪「總值星」，晚間特地到寢室巡查，我向他行了個禮，他詢問我何時離開「第三中隊」？現在在哪个單位？我便一如實報告，他的神情仍如同在「外埔」時一般威嚴祥和。接任胡隊長職務的是「余裕宗」，身材不算高大，卻一股氣宇軒昂的



事隔多年，每當行經海邊的沙灘，總會憶起當年
在外埔的日子。

軍人氣概，常手提獵槍去海邊的「木麻黃」防風林中打雉雞，那時他還出任「中國奧會射擊科科長」，和楊森將軍熟稔；當時楊將軍是中國奧委會主任委員，於是邀請愛打獵的楊將軍到外埔打獵，楊將軍帶著一位年輕女子和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娃兒，在隊部住了三天，那位女子約莫二十三、四歲，清秀脫俗、鳳眼長眉，面貌白皙，懷抱娃兒偎伏胸前，慈愛之情滿溢面頰。（據說該女係楊將軍忠誠隨扈

衛士的女兒，於楊將軍的夫人過世之後，照顧將軍的日常起居，之後該女大學畢業，楊將軍遂助其赴美進修學位）。

余隊長有一次打到一隻雉雞，命廚房燒酒，恰巧我去餐廳用膳準備值班，他便叫我去共享品嚐他的「美味」；他去職之後，把我的名字留給了接任的「阮平」隊長（因為當時我編寫隊刊，大概他對我的名字印象特別深刻吧）。

外埔第三中隊的「攔截管制官」

多由新竹基地的飛行員調任或兼任，首位管制主任是「鄧力軍」，他是陝西人，原是空軍士校，比敘為空官十期，他曾是「三軍運動會」的鐵球項目擲遠冠軍，身材魁偉、濃眉大眼，標準的「關西大漢」，常在隊部旁的沙土地上拋擲鐵球，舒散筋骨，他有遠居在岡山的妻子和老母，必須時常回去照顧。老母我未曾見過，但與他夫人卻曾有過幾次長談，知道她曾在「空軍大鵬京劇團」演出過「八五花洞」、能唱上幾段，那時她已體態豐盈、甚為福態，她知道我是「陝西娃」，她常說：「老太太身體還好！會烙鍋餅（陝西特有的一種很硬的大餅），你到岡山跟她說說家鄉話，她會很高興的！」。

我跟鄧太太說：「我是西安被佔領的前三天離開到寶雞，寶雞住了十天，離開的隔天寶雞又失守，到漢中住了個把月，又撤到成都；戰事逼近，十一月底便由新津到了臺灣」。

鄧太太說：「老太太也是三十七年尾時，由西安到南京的，其他家人都不願意離開他們的『老窩窩』，離開家人時，老太太一直哭呢！」。

管制長中的一位「韓彥」，魁偉的身材，留著小平頭，鬍子常常刮的乾乾淨淨，黃白色的四方臉面頰總是清清爽爽的，他是安徽省人，和我們四位一同派去三中隊的韓幼臣是同鄉，敘敘應是同宗，自然有些親切，他鄉嘛，「親中親故鄉人，美中美泉中水！」。

一年多以後，韓彥離職去「西方公司」，薪俸當然比較高，出任務的目的地是大陸，風險相對也高，隔沒有一年吧？於一次夜間飛航的任務中，在雲貴一帶遭飛彈擊落，將生命奉獻給他熱愛的飛行志願上，但可悲的是妻兒無法親理後事，直至兩岸和解後才運回骨骸。

幸運的管制長是「劉嘉明」，高大挺拔的身材，面目輪廓清晰、凹凸分明，他是廣東人，很是威嚴，具軍人的嚴肅形象，後來升到將軍職位。

攔管官中有一位「陳家儒」，他也是廣東人，公忙之餘酷愛狩獵，他還會自己製造獵槍所需的子彈，就是把用過的彈殼重新裝上彈頭，填火藥、換底火、過程十分細緻，必須小心進行。而他於專業領域方面更是努力充實知識，不斷進修，後來高等考試航管類合格，離開軍職，轉赴交通部所屬民航局任職，最後擔任民航局長職務，可說是有聲有色，將個人及團隊的服務精神發揮至極致，足證其領導的能力，是飛行員中轉任政府行政工作的優秀人員。

另有一位值得一提的「喻懷鈞」，臉色紅潤、姿容清秀，是一位書生型的學士，多年之後在「中副」上看到過他以本名發表過的文章，文筆流暢雋永，可惜當時未能剪下留存，而離開中隊後再也沒見與他見過面。

多年之後，在「暢流」雜誌上也曾看過另一位通信員同事「江述凡」寫過的幾篇小品雜文，我在外埔三中隊曾主編過隊刊，那時，江述凡曾寫過一篇極短篇小說，但篇名現在早已不復記憶。我調職到空軍總部後，曾經在去空軍醫院的路上看過他，當時他身邊陪伴著一位標誌的小姐。聽說他到臺北以後在「文藝圈」交遊甚廣，常和叛逆性強、文壇巨筆「李敖」

來往，也曾出版過一本雜文集「狗臉的歲月」，是否確實可也說不準了。

補給士「薛善言」和「劉漢光」通信官都曾參與隊刊的編務，薛君犯了一點小錯被判有罪，後來又調至總部服務，可謂「福兮禍所倚，禍兮福所伏」，他家就在空總附近，每天上、下班，晚上便去師範大學進修「國文補習班」，料想不到在該班取得大學學士文憑，就去了東港的空軍子弟學校教書了。我也因退伍後進修高雄師範大學畢業，任教中學時在同一所私立高中兼課而碰面，大家都已四十多歲了，由不同的道路走向同一標的，人生真的變化太多。

離開第三中隊調至空軍司令部工作，係由於我值班時，一架飛機摔在「烏坵」島外海中；那時我們的戰機還可以任意翱翔在大陸沿海各省上空，進出頻繁。那天兩架同飛，一架機械故障，勉強飛到烏坵，跳傘高度已不足夠，飛行員傘未張開因而重摔殉職，原想應與觀測雷達的人員無關聯，而當時值班的我們也按時標示路線、時間，測高標由另一人負責，想不到第二天管制主任叫我們去問話：「摔在烏坵島外的飛機有沒有看到？」，語氣間有些「責怪」的味道，雖經詳實回答回報細節，但管制主任鐵著

臉也沒多說甚麼（其實他平時就是個四平臉、就是缺乏了那一絲的笑容，大家可也少見多怪了），因此，我便被調去空軍總部作文職的工作。

其實，事事都是「禍、福相倚伏」，我調到總部人事署銓衡組服務，當時管「空階」人士的是金淵中校（當過空軍憲兵營營長），我請他查一下親戚王蔚梧在哪，沒想到金中校居然說「我認識，他在作戰司令部！擔任管制中心主任的職務」，真是令人感到意外。

當時我到臺灣有六、七年了，我一直沒有去尋找過他，一方面沒必要、二方面也不敢確定他是否還在，聯絡後才知道他就住在附近的巷子裡，便道他家中敘敘。他投身空軍離家時我才五、六歲，戰火不斷致無暇返家，他自十七、八歲離家，竟再也沒回去過；此後，我在他家中著實體會到了「家」的溫馨，但為了個人的志向，不久我便告別了空軍，展開在臺灣的人生旅程。在教育界服務了四十餘年，不久前「防情班」在岡山聚會，我們第六期防情班只有我一人參加，世事滄桑令人不勝惋惜；然人生總有抱負及理想、挑戰及試煉，一路走來，相信秉持著一顆良善的心，無愧於天地國家，冥冥之中早已有所定數。